

第四二五冊

博物彙編

醫部

藝術典

三一四
(卷)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三

黃帝素問十三臟氣法時論篇第二十二
明五氣篇第二十三

宣

金木水火土也言天之十四時地之五穀五味人之五臟五氣皆合於此五者以此五者而合參之則成敗死生可決矣更貴更賤者貴賤更互也

間者持愈之時甚者加甚之時也

岐伯曰肝主春足厥陰少陽主治其日甲乙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主夏手少陰太陽主治其日丙丁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脾主長夏足太陰陽明主治其日戊己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肺主秋手太陰陽明主治其日庚辛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腎主冬足少陰太陽主治其日壬癸腎苦燥急食辛以潤

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應乎四時而治之者必法時也

馬蒔曰五臟之氣必應天時而人之治臟氣者當

法天時故名篇

黃帝問曰合人形以法四時五行而治何如而從何

如而逆得失之意願聞其事岐伯對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貴更賤以知死生以決成敗而定五臟

之氣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帝曰願卒聞之聲去間去

馬蒔曰此因帝欲法時以治臟氣而伯言以五行爲主可以爲治病之準也

張志聰曰此承上章而復問也經脈篇曰合於四時五臟陰陽揆度以爲經脈之常故帝以臟腑陰

陽合於人形法於四時五行而爲救治之法何如

而從何如而逆反逆爲從謂之得反順爲逆謂之失伯言能察其臟腑而知死生之期然須法於四

時五行生尅之順逆而後死生可必故曰五行者

逆急宜食苦者以泄之冬屬水腎亦屬水故腎主冬斯時也足少陰腎者癸水也足太陽膀胱者壬水也正治其時冬之日有壬癸乃腎氣之亢旺者然腎屬水最苦燥惟辛性潤急宜食辛者以潤之庶乎腠理自開津液自致五臟之氣自相通也

張志聰曰肝主春木之氣足厥陰主乙木少陽主甲木二者相爲表裏而主治其經氣甲爲陽木乙爲陰木在時爲春在日主甲乙肝主春生怒發之氣故苦於太過之急宜食甘以緩之心主夏火之

氣手少陰主丁火太陽主丙火二者相爲表裏而主治其經氣丙爲陽火丁爲陰火在時主夏在日爲丙丁苦緩者心以長養爲令志喜而緩緩則心氣散逸自傷其神矣急宜食酸以收之長夏六月也謂火土相生之時足太陰主己土陽明主戊土二經相爲表裏而主治其經氣戊爲陽土己爲陰土位居中央脾屬陰土喜燥惡濕苦乃火味故宜食苦以燥之蓋脾臟之喜燥者喜母氣以資生苦濕者惡所勝之乘侮也肺主秋金之令手太陰主辛金陽明主庚金二經相爲表裏而主治經氣庚爲陽金辛爲陰金在時主秋在日主庚辛肺主收降之令故苦氣上逆宜食苦以泄下之腎主冬水爲壬癸腎者水臟喜潤而惡燥宜食辛以潤之謂之令足少陰主癸水太陽主壬水二經相爲表裏而主治經氣壬屬陽水癸屬陰水在時主冬在日病在肝愈於夏夏不愈甚於秋秋不死持於冬起於

肺氣之亢旺者然肺苦氣上逆惟性苦者可以泄

春禁當風肝病者愈在丙丁丙丁不愈加於庚辛庚辛不死持於壬癸起於甲乙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靜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補之酸瀉之王冰曰平旦木旺之時故爽慧下晡金旺之時故加甚夜半水旺之時故靜退也然慧與靜小異急食辛者以臟氣常散故以辛發散也

馬蒼曰病在肝者以肝性屬木其病從春始也至於夏屬火則火能克金而金不能克木故肝病當愈於夏所謂子制其鬼者是也但夏不愈當甚於秋時甚則淪於死矣乃金來克木子休而鬼旺也故當死設秋不死當持於冬蓋冬屬水而生肝木得母氣一旺肝氣有資故可與病氣相支蓋肝病至冬乃鬼休而母養故能相持於父母之鄉也至冬能與相持故病復起於春蓋肝氣之病又當至春而起所謂自得其位而起者是也然吾之肝正屬厥陰木而風氣必通於肝故凡有肝病者必禁當風以犯之也斯則一歲之中可以計其所愈所甚所持所起者如此以日而計之肝病者愈於丙丁之日以丙丁火旺所制者金而金不克木木病自愈也設丙丁不愈加甚於庚辛之日以庚辛金旺必來克木而木病必甚也設庚辛不死持於壬癸之日以壬癸水旺必母來助子而木病可支也雖能支於水旺之日而又必起於甲乙之日以木病當復於本日也以時而計之肝病者平旦慧以平旦應甲乙木故病主慧時旺木亦旺也下晡者亥子時也應在壬癸故病主靜水來生木也肝

之所苦在急則其所欲在散惟味之辛者主散宜急食辛以散之性欲散而辛能散此補之者所以用辛也性苦急而酸能收此瀉之者所以用酸也張志聰曰病在肝愈於夏者子制鬼賊令母實也甚於秋者子休賊旺至不勝而甚也持於冬者賊氣休而得母氣之養至所生而持也起於春者自得其位也風氣通於肝故禁而勿犯愈在丙丁者至所生而愈也加於庚辛金克木也持於壬癸得母氣之所生也起於甲乙本氣復旺也平旦乃木氣生旺之時故爽慧下晡乃金旺之時故病甚夜半得母之生氣故安靜肝氣受邪則木鬱而欲散故急食辛以散之以辛補之以酸瀉之厥陰之勝也邪盛則正虛故以辛之發散以散其木鬱以辛之潤以補其肝氣以酸之泄以瀉其有餘所謂以所利而行之調其氣使其平也

病在心愈在長夏長夏不愈甚於冬冬不死持於春季起於夏禁溫食熱衣心病者愈在戊己戊己不愈加於壬癸壬癸不死持於甲乙起於丙丁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心欲更急食鹹以更之用鹹補之甘瀉之

馬蒼曰以心經言之凡病在心者以心性屬火其病從夏始也至於長夏屬土則土能克水而水不能克火故心病當愈於長夏但長夏不愈當甚於冬以水能克火也若冬不死當持於春以木能生火也其病之復起又當在於夏以火病當起於火候也且熱則心躁故食溫衣熱類皆當禁用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於以日而計之者何如

心病者愈在戊己日以土旺則木衰水衰不能克火也戊己不愈加於壬癸以水旺則火必受克也壬癸不死持於甲乙以木旺則火生也然心病必起於丙丁以火病當復於火日也又至於以時而計之者何如心病者日中慧以日中正屬丙丁火也夜半甚以夜半正屬壬癸水也平旦靜以平旦正屬甲乙木也然所以治之者心欲更惟鹹爲能更堅急食鹹以更之惟其所欲在更此鹹之所以爲補也惟其所苦在緩此甘之所以爲瀉也此乃因其性而治之耳

張志聰曰不死則能持能持則能愈矣禁溫食熱衣心惡熱也當愈不愈故有所加值死不死故有所起靈樞經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一日分爲四時朝則爲春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冬自得其位而慧至其所不勝而甚至其所生而靜也心爲火臟心病則剛燥矣故宜食鹹以更之鹹味下泄上涌而從水化能泄心氣以下交涌水氣以上濟水火既濟則心氣自益火欲炎散以甘之發散而瀉之

病在脾愈在秋秋不愈甚於春夏不死持於夏起於長夏禁溫食飽食濕地濡衣脾病者愈在庚辛庚辛不愈加於甲乙甲乙不死持於丙丁起於戊己脾病者日昧慧日出甚下晡靜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用苦瀉之甘補之曉音

王冰曰五臟之病皆以勝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勝而甚至於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由是故皆有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

馬時曰以脾經言之凡病在脾者以脾性屬土其

病從長夏始也至於秋屬金則金能剋木而木不能剋土故脾病當愈於秋但秋不愈當甚於春以

木能剋土也若春不死當持於夏以火能生土也

其病之復起又當在於長夏以土病當復於土月

也且食或溫熱過於太飽或濕地濕衣皆脾土所

惡俱宜禁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於以日

而計之者何如脾病者愈在庚辛日以金旺則木

衰木衰不能剋土也庚辛不愈加於甲乙以木旺

則土必受剋也甲乙不死持於丙丁以火旺則土

生也然脾病必起於戊己以土病當復於土日也

又至於以時而計之者何如脾病者日暎慧以日

昧則未土正旺土性耐也日出甚以日出則木旺

也下晡靜以金旺則木退也然所以治之者脾欲

緩唯甘者能緩急食甘以緩之惟甘能緩之此甘

之所以爲補也脾苦濕惟苦性堅燥此苦之所以爲瀉也

張志聰曰胃欲清飲故禁溫食飽食傷脾故禁飽

食脾屬陰土而惡濕故濕地濡衣咸宜禁之夫天

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化生人之五臟

人生於地懸命於天是以生於五行而歸命於十

干也土德和厚故欲緩病則失其中和之氣矣故

宜食甘以緩之脾病則土鬱矣故用苦味之涌泄

以瀉奪之以甘之緩補之金匱要略曰五臟病各

有所得者愈五臟病各有所惡隨其所不喜者爲

病是以順其所欲之味爲補也

病在肺愈在冬冬不愈甚於夏夏不死持於長夏起

於秋禁寒飲食寒衣肺病者愈在壬癸壬癸不愈加

於丙丁丙丁不死持於戊己起於庚辛肺病者下晡

慧日中甚夜半靜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補之

辛瀉之

馬時曰以肺經言之凡病在肺者以肺經屬金其

病從秋始也至冬屬水則水能剋火而火不能剋

金故肺病當愈於冬但冬不愈當甚於夏以火能

剋金也若夏不死當持於長夏以土能生金也其

病之復起又當在於秋以金病當起於金候也且

肺惡寒故衣食之寒者皆禁用之此乃以歲而計

之者如此至於以日而計之者何如肺病者愈在

壬癸日以水旺則火衰火衰不能剋金也壬癸不

愈加於丙丁以火旺則金必受剋也丙丁不死持

於戊己以土旺則金旺也然肺病必起於庚辛金

病當復於金日也又至於以時而計之者何如肺

病者下晡慧以下晡正屬庚辛金也日中甚以日

中正屬丙丁火也夜半靜以夜半正屬壬癸水也

然所以治之者肺欲收惟酸爲能收急食酸以收

之唯其所欲在收此酸之所以爲補也所苦在散

此辛之所以爲瀉也

張志聰曰形寒飲冷則傷肺故皆禁之凡始病則

以歲月期之病重則以旬日期之垂死則以旦暮

計之肺主秋收之令病則反其常矣故急食酸以

收之用酸收以補正辛散以瀉邪

病在腎愈在春春不愈甚於長夏長夏不死持於秋

起於冬禁犯焮煥熱食溫炙衣腎病者愈在甲乙甲

病者夜半慧四季甚下晡靜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
用苦補之鹹瀉之辨音詳

馬時曰以腎經言之凡病在腎者以腎經屬水其
病從冬始也至春屬水則水能剋土而土不能剋
水故腎病當愈於春若春不愈當甚於長夏以土

能剋水也若長夏不死當持於秋以金能生水也

其病能復起又當在於冬以水病必在於水候也

且腎性惡燥故凡焮煥之熱食溫炙之衣宜弗犯

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於以日而計之者

何如腎病者愈在甲乙日以木旺則土衰土衰不

能剋水也甲乙不愈甚於戊己以土旺則水必受

剋也戊己不死持於庚辛以金旺則水生也然腎

病必起於壬癸以水病當復於水日也又至於以

時而計之者何如腎病者夜半慧以夜半屬壬癸

水也四季甚以四季屬土也下晡靜以下晡屬庚

辛金也然所以治之者腎欲堅惟苦爲能堅急食

苦以堅之惟其所欲在苦此苦之所以爲補也所

苦在裏此鹹之所以爲瀉也

張志聰曰焮煥爆漬之熱食也溫炙衣烘焙之熱
衣也在四臟曰加者言所勝之氣加於我而使病

加之是客勝也在腎臟曰甚於戊己乃至其所不

勝而甚是主弱也本經凡論五臟多不一其辭蓋

陰陽之道推之無窮四季辰戌丑未時也腎體沈

石德性堅凝病則失其常故宜食苦以堅之用苦

所不勝而甚至於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必先定

堅以補之鹹瀉以瀉之

夫邪氣之客於身也以勝相加至其所生而愈在其

五臟之脉乃可言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

聞去

王冰曰邪者不正之日風寒暑濕飢飽勞逸皆是

非唯鬼毒疫癘也能知五臟之經脈則可言死生

間甚矣三部九候論曰必先知經脈然後知病脉

此之謂也

馬蒼曰此總結上文之爲病爲愈爲甚爲持爲起

者必當先定五臟之本脉而始知之也肝病始於

春心病始於夏脾病始於長夏肺病始於秋腎病

始於冬者皆由邪氣感於吾身以勝相加如肝病

由肺而傳心病由腎而傳脾病由肝而傳肺病由

心而傳腎病由脾而傳之謂也至其所生而愈如

肝病愈於夏心病愈於長夏脾病愈於秋肺病愈

於冬腎病愈於春者皆我之所生也至其所不勝

而甚如肝病甚於秋心病甚於冬脾病甚於春肺

病甚於夏腎病甚於長夏者皆我之所不勝而能

克我也至其所生而持如肝病持於冬心病持於

春脾病持於夏肺病持於長夏腎病持於秋者皆

彼能生我也自得其位而起如肝病起於春心病

起於夏脾病起於長夏肺病起於秋腎病起於冬

者皆得其自旺之時而病復起也夫五臟之病由

於相生相勝者如此至於日時可推矣又當先定

五臟之本脉如春脉弦夏脉鈞長夏脉代秋脉毛

冬脉石或有胃氣及無胃氣則彼之生我克我我

病爲甚而爲死之期可得而言之矣若不定五臟

之脉則彼於我之相生相克胡從而知之哉

張志聰曰邪氣者風寒暑濕外淫之邪也

肝病者兩脇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虛則目睭睭無

所見耳無所聞善恐如人將捕之取其經厥陰與少

陽氣逆則頭痛耳聾不聰煩腫取血者

瘡音

王冰曰取血者謂脉中血滿獨異於常乃氣逆之

診隨其左右有則刺之

馬蒼曰上文五節言五臟之病用五味以補瀉則

用藥之意寓矣而此下五節又言五臟之病復有

用鍼之法也試以肝經言之足厥陰之脈循股陰

入毛中過陰器抵少腹又上貫鬲布脅肋故兩脅

下痛以下引少腹其氣實則善怒此則邪氣有餘

之證也至於正氣之虛則目睭睭無所見耳無所

聞蓋足厥陰之脈自脅肋循喉嚨上入頸頸連目

系足少陽之脈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

至目銳皆後故虛則耳目無所見聞也惟其虛也

故善於恐懼如人有將捕之意正以肝藏魂魄不

安故其病如此當取足厥陰之經穴中封在足內

踝骨前一寸筋裏宛中鍼四分留七呼灸三壯

足少陽之經穴陽輔在足外踝上四寸輔骨前絕

骨端三分去塹墟七寸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以

踝骨前一寸筋裏宛中鍼四分留七呼灸三壯

足少陽之經穴陽輔在足外踝上四寸輔骨前絕

骨端三分去塹墟七寸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以

上文之經穴耳此下五節皆言用鍼不言用藥然

各經證候甚明惟智者明此經絡識此證候則凡

藥屬肝膽者可任用矣後倣此

張志聰曰病者邪氣實也靈樞經曰肝氣實則怒

蓋肝爲將軍之官而志怒肝氣鬱而不舒故怒也

虛者精氣奪也肝藏血而開竅於目肝虛故眩暎

無所見經謂經脉也足少陽與厥陰爲表裏故取

二經以通其氣取血者謂取其經之多血者而去

之蓋足少陽與厥陰爲表裏少陽常少血多氣厥

陰常多血少氣臟腑經氣相通宜從厥陰之多血

者而瀉之

心病者胷中痛脅支滿脅下痛膺背肩甲間痛兩臂

內痛虛則脅腹大脅下與腰相引而痛取其經少陰

太陽舌下血者其變病刺郄中血者

甲脾

馬蒼曰以心病言之手少陰心經之脉其直者從

心系却上肺下出腋下手厥陰心包絡之脉其支

者循脅中出脅下腋二寸上抵腋下下循臑內行

太陰少陰之間入肘中下循臂行兩筋之間又手

太陽小腸經之脉自臂臑上繞肩胛交肩上故臂

中必痛脅支必滿脅下亦痛膺背肩胛間兩臂內

皆痛此則邪氣有餘之證也至於正氣之虛則脅

脅曰脅皆主痛也當取手少陰之經穴靈道在掌

中手外側腕中銳骨下陷中鍼三分留二呼灸三

壯以心與小腸相爲表裏也實則瀉其有餘虛則補其不足耳其舌本下井出其血者正以手少陰之脉從心系上俠咽喉所以出舌下之血也曰出血乃治有餘之證耳舌下卽廉泉穴係任脉經領下結喉上四寸中鍼二分留七呼灸三壯及有變病則又不止前證而已又當取手少陰之郄曰陰郄穴者以出其血也穴在掌後脈中去腕半寸當小指之後鍼三分灸七壯

張志聰曰督支滿者少陰之支絡滿痛於脅下也心火氣虛則水濁上乘故督腹大經云濁氣在上則生膩脹心氣不能交於陰故督下與腰相引而痛也心脉上循咽喉開竅於舌故取舌下血者蓋手足陰陽所苦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然後瀉有餘補不足設有變病而邪不在經絡者亦取其郄中出血蓋臟腑經氣之相通也徐公遐問曰師言取經之多血者而去之少陰常少血奚獨取其舌下郄中曰處有常變用有經權少陰少血者言其常也病有所苦必先去其血而後瀉有餘補不足者言其變也蓋虛者亦不宜去血變病者又取於郄中此皆處變用權之法故獨舉少陰一經而曰舌下血曰變病蓋欲其類推於諸經也

脾病者身重善肌肉痿足不收行善憇脚下痛虛則腹滿腸鳴飧泄食不化取其經太陰陽明少陰血者王冰曰取其經太陰陽明少陰血者以行善憇脚下痛故取之而出血血滿者出之

馬轉曰以脾病言之脾主土而主肉故身重善肌肉痿無力也足太陰脾經之脉起於足大指之端

循指內側上內踝前廉上膕內足陽明胃經之脈自下脾關抵伏免下膝臍中下循股外廉下足跗入中指間足少陰腎經之脈起於足小指之下斜趨足心上膕內出膕內廉脾病故足不收行善憇脚下痛此則邪氣有餘之證也至於正內之虛則腹中滿腸中鳴飧泄而食不化蓋足太陰之脈從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足陽明之脈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其支者起胃口下循股裏故其爲病如此當取足太陰之經穴商丘在足內踝骨下微前陷中鍼三分灸三壯足陽明之經穴解谿在衝陽後一寸半鍼五分留三呼灸三壯足少陰之經穴復溜在足內踝上三寸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五壯以出其血耳夫曰出血則治前有餘之證而已而虛則補之又非可以出血治也

張志聰曰脾主肌肉主通會五臟元真之氣脾氣傷故身重而肌肉委棄不仁也足太陰脈循脛邪在經絡故足不收氣傷故善憇而痛腹滿腸鳴飧泄食不化此脾氣虛而不能轉輸水穀也榮衛氣血始於足少陰腎生於足陽明胃輸於足太陰脾故取此三經以通經氣

肺病者喘欬逆氣肩背痛汗出尻陰股膝髀腨胻足皆痛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聲嗌乾取其經太陰足太陽之外厥陰內血者尻苦刀切嗌音益王冰曰肺虛則腎不能上潤故嗌乾足太陽之外厥陰內者謂腨內側內踝後之直上少陰脈也視

馬轉曰以肺病言之肺藏氣而主喘息在變動爲左右足脈少陰部分有血滿異於常者取之

洛葉音王冰曰脛既腫矣汗復津泄陰凝元府陽爍上焦內熱外寒故憎風也腎脉從肺出絡心注脣中然

循指內側上內踝前廉上膕內足陽明胃經之脈自下脾關抵伏免下膝臍中下循股外廉下足跗入中指間足少陰腎經之脈起於足小指之下斜趨足心上膕內出膕內廉脾病故足不收行善憇脚下痛此則邪氣有餘之證也至於正內之虛則腹中滿腸中鳴飧泄而食不化蓋足太陰之脈從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足陽明之脈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其支者起胃口下循股裏故其爲病如此當取足太陰之經穴商丘在足內踝骨下微前陷中鍼三分灸三壯足陽明之經穴解谿在衝陽後一寸半鍼五分留三呼灸三壯足少陰之經穴復溜在足內踝上三寸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五壯以出其血耳夫曰出血則治前有餘之證而已而虛則補之又非可以出血治也

張志聰曰脾主肌肉主通會五臟元真之氣脾氣傷故身重而肌肉委棄不仁也足太陰脈循脛邪在經絡故足不收氣傷故善憇而痛腹滿腸鳴飧泄食不化此脾氣虛而不能轉輸水穀也榮衛氣血始於足少陰腎生於足陽明胃輸於足太陰脾故取此三經以通經氣

肺病者喘欬逆氣肩背痛汗出尻陰股膝髀腨胻足皆痛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聲嗌乾取其經太陰足太陽之外厥陰內血者尻苦刀切嗌音益王冰曰肺虛則腎不能上潤故嗌乾足太陽之外厥陰內者謂腨內側內踝後之直上少陰脈也視

馬轉曰以肺病言之肺藏氣而主喘息在變動爲左右足脈少陰部分有血滿異於常者取之

洛葉音王冰曰脛既腫矣汗復津泄陰凝元府陽爍上焦內熱外寒故憎風也腎脉從肺出絡心注脣中然

欬故病則喘欬逆氣肩近於背而背爲督中之脉故肩背痛也肺主皮毛邪盛則心液外泄故汗出也足少陰之脈從足下上循膕內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今肺病則腎爲之子亦必受邪故尻陰股膝髀腨胻足皆痛此乃邪氣有餘之證也至於正氣之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聲嗌乾蓋手太陰之絡會於耳中故爲耳聾腎脈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本今肺虛則腎氣不足以上潤於嗌故嗌乾當取手太陰經之經渠穴在寸口陷中鍼一分留三呼禁灸足太陽之外足厥陰之內卽足少陰之脈也亦取其經之復穴溜穴以出其血焉可也三部九候論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則瀉之虛則補之必先去其血脈而後調其虛實無間其病以平爲期則皆於出血之後又當用補瀉以調之耳餘節倣此

張志聰曰此言肺腎之經氣相通也夫肺主氣而發原於腎腎爲本肺爲末母子之經氣相通肺俞氣在肩背氣逆於上則肩背痛而汗出逆於下則尻陰股膝皆痛也腎爲生氣之原肺主周身之氣以司呼吸生氣衰於下故不能報息於上耳腎氣衰則耳聾金水之氣不足則嗌乾也

腎病者腹大脛腫喘欬身重寢汗出憎風虛則腎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樂取其經少陰太陽血者

馬轉曰肺虛則腎不能上潤故嗌乾足太陽之外厥陰內者謂腨內側內踝後之直上少陰脈也視

馬轉曰以肺病言之肺藏氣而主喘息在變動爲左右足脈少陰部分有血滿異於常者取之

洛葉音王冰曰脛既腫矣汗復津泄陰凝元府陽爍上焦內熱外寒故憎風也腎脉從肺出絡心注脣中然

腎氣既虛心無所制心氣熏肺故痛聚胸中也清
謂氣清冷厥謂氣逆也以清冷氣逆故大腹小腹
痛志不足則神躁擾故不樂也凡刺之道虛則補
之實則瀉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是謂得道經絡
有血刺而去之是謂守法猶當瑞形定氣先去血
脈而後乃平有餘不足三部九候論曰必先度其
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實則瀉之虛則補之
必先去其血脉而後講之此之謂也

馬時曰以腎經言之足少陰之脈起於足心上循
脛內出腘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
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故腹大脛腫喘欬也
腎病則骨不能用故身重也腎主五液在心爲汗
腎邪攻肺心氣內微故寢後卽有汗也大凡有汗
之疾多惡風以腠理不密故汗出而表虛者必惡
風也此皆邪氣有餘之證耳至於正氣之虛則足
少陰之脈從肺出絡心注腎中今腎氣既虛腎中
自痛其大腹小腹亦從而痛正以腎脈自小腹中
行大腹至俞府而止也足太陽膀胱經之脈從項
下行而至足今腎氣既虛而太陽之氣不能盛行
於足故足清冷而氣逆也腎之神爲志惟志不足
故意不樂也當取足少陰之經穴復溜足太陽之
經穴崑崙在足外踝後跟骨上陷中鍼三分留七
呼灸三壯以出其血可也

張志聰曰水邪逆於上則喘欬生氣衰於下則身
重也太陽之氣司表而下出於膀胱經氣逆則表
氣虛故寢汗出而惡風腎氣虛而不能上交於心
故胷中痛少陰之氣上與陽明相合生氣虛於下

故大腹小腹痛也清厥冷之輕者陽氣虛故手足逆冷也心有所憶謂之意膻中者臣使之官代君行令喜樂出焉胷中之心氣不足故意不樂也少陰與太陽爲表裏臟腑之經氣相通故臟病而兼及於腑經也以上論病生於經脈肌肉宜治之以鍼石者審其臟腑經絡之虛實而取之

隨五味所宜也
小豆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惡毒藥攻邪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此五者有辛酸甘苦鹹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緩或急或堅或夷四時五臟病

是則補精益氣其義可知用五味而調五臟配肝以甘心以酸脾以鹹肺以苦腎以辛者各隨其宜欲緩欲收欲更欲泄欲散欲堅而爲用非以相生相養而爲義也

馬時曰此承首節論五臟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等義而詳言之也東方甲乙木其色青肝屬木故色亦青肝苦急惟甘爲能緩之故宜食甘凡粳米牛肉葵菜皆甘皆可食也南方丙丁火其色赤心屬火故色亦赤心苦緩唯酸爲能收之故宜食酸凡小豆大肉李韭皆酸皆可食也西方庚辛金其色白肺亦屬金故色亦白肺苦氣上逆惟苦爲能泄之故宜食苦凡麥羊肉杏薤皆苦皆可食也中央戊己土其色黃脾亦屬土故色亦黃上文脾苦

王冰曰夫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硬皆自然之氣也然辛味苦味匪唯堅散而已辛亦能潤能散苦亦能燥能泄故上文曰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則其謂苦之燥泄也又曰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則其謂辛之濡潤也誠謂金玉土石草木菜果蟲魚鳥獸之類皆可以補邪養正者也然辟邪安正惟毒乃能以其能然故通謂之毒藥也五穀謂粳米小豆麥大豆黃黍也五果謂桃李杏栗棗也五畜謂牛羊豕犬雞也五菜謂葵藿薤葱韭也氣爲陽化味曰陰施氣味人和則補益精氣矣陰陽應象大論曰陽爲氣陰爲味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精食氣形食味人又曰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中

合當假鹹之柔以利其關開利而胃氣乃行胃行而穀氣方化故脾與各臟不同宜食味之鹹者乃調利機關之義也凡大豆豕肉栗藿皆鹹皆可食也北方壬癸水其色黑腎亦屬水故其色亦黑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故宜食辛凡黃黍雞肉桃葱皆辛皆可食也以辛主散酸主收甘主緩苦主堅鹹主兌故耳彼補正氣者必有取於良藥治邪氣者必有取於毒藥此毒藥之所以攻邪也五穀所以養此元氣也五果所以助此元氣也五畜所以益此元氣也五菜所以充此元氣也此皆陽爲氣者氣歸精而精歸化陰爲味者味歸形而形歸氣故合氣味而服之所以補精益氣也自毒藥攻邪以下至此其間穀果畜菜各有五者各有五味

各有散收緩急堅柔之宜在因四時五臟之病隨

五味所宜以異用耳蓋至是而臟氣法時之義無餘蘊矣

張志聰曰夫補明五色者氣之華也肝色青則其氣苦急故宜食甘以緩之蓋五味所以養五臟之氣者也心志喜喜則氣緩緩則心神懈弛故宜食酸以收養心氣也肺色白其氣主秋金之降令而苦上逆故宜食苦以收降其肺氣夫脾土之所以灌溉四臟者主上滲於心肺下洩於肝腎如脾苦濕則不能上滲矣土氣敦阜則不能下洩矣經曰酸苦涌洩爲陰氣滲泄爲陰故宜食苦者取其燥土氣以涌滲於上也宜食鹹者取其行土氣以滲泄於下也腎色黑則其氣喜潤辛能開腠理致津液蓋從革作辛能通母之化原也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契此言發散涌泄之外而又有或收或緩或堅或柔之性善用者隨其所利而行之如五穀以供養五臟之氣五果以助其養五畜以爲補益五臟者也五菜以爲充實於臟腑者也然穀肉果菜皆有五氣五味宜和合而食之無使偏勝以補益精氣如偏食焦苦之氣味則增火化如偏食鹹腐之物則增寒化經曰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天之由也故宜氣味和合而食之五者謂毒藥穀畜菜果也言此五者皆有辛甘之發散有酸苦鹹之涌泄又有辛散酸收苦堅鹹契或隨四時之宜散宜收或隨五臟之所苦所欲各隨其所利而行之此篇論察五臟以知間甚死生之期審貴賤以施鍼砭藥食之別

宣明五氣篇第二十三

馬時曰此篇宣明五臟之氣故名篇

張志聰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應之此篇承上章而宣明五氣五味五臟五邪故無問答之辭而不曰論

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鹹入腎甘入脾是謂五入

王冰曰肝合木而味酸肺合金而味辛心合火而味苦腎合水而味鹹脾合土而味甘至真要大論

云夫五味入胃多歸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是也馬時曰此言五味各入五臟也陰陽應象大論云

木生酸酸生肝金生辛辛生肺火生苦苦生心水生鹹鹹生腎土生甘甘生脾此酸之所以入肝辛之所以入肺苦之所以入心鹹之所以入腎甘之所以入脾也五味隨五臟而入遂名之曰五入

張志聰曰伯高云胃者五臟六腑之海也水穀皆入於胃五臟六腑皆稟氣於胃五味各走其所喜

酸先走肝苦先走心甘先走脾辛先走肺鹹先走腎穀氣津液已行榮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味之酸者入肝以養肝氣味之辛者入肺以養肺氣味之苦者入心以養心氣味之鹹者入腎以養腎氣味之甘者入脾以養脾氣也

五氣所病心爲噫肺爲欬肝爲語脾爲吞腎爲欠嘔胃爲氣逆爲噦爲恐大腸小腸爲泄下焦溢爲水膀胱不利爲癃不利爲遺溺膽爲怒是謂五病王冰曰心爲噫象火炎上煙隨焰出心不受穢故

噫出之肺爲欬象金堅抑扣之有聲邪擊於肺故爲欬也肝爲語象木枝條而形支別語宣委曲故

出於肝脾象土包容物歸於內翕如皆受故爲吞

也胃爲水穀之海腎與爲關閉不利則氣逆而

也腎爲少爲嚏象水下流乃生雲霧氣鬱於胃故

少生焉太陽之氣和利而滿於心出於鼻則生嚏

也胃爲水穀之海腎與爲關閉不利則氣逆而

也腎爲少爲嚏起熱盛則恐生何者胃熱則腎氣微弱故爲恐也下文曰精氣并於腎則恐是也大腸

爲傳道之腑小腸爲受盛之腑受盛之氣既虛傳道之司不禁故爲泄利也下焦爲分注之所氣室

不瀉則溢而爲水膀胱爲津液之腑水注由之然

足三焦脈實約下焦而不通則不得小便足三焦

脈虛不約下焦則遺溺也靈樞經曰足三焦者太

陽之別也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

癃虛則遺溺膽則中正決斷無私無偏其性剛決

故爲怒六節臟象論曰凡十一臟取決於膽也

馬時曰此言五臟邪氣各有所病也心有不平氣

鬱於心故噫出之象火炎上而烟焰出也肺爲欬

蓋肺本屬金扣之當有聲故邪擊於肺則爲欬也

肝爲語象木有枝條而下宣委曲故出於肝也脾

爲吞者象土包容物歸於內故爲吞也腎爲少爲

嚏按靈樞口問篇岐伯曰衛氣晝日行於陽夜半

則行於陰陰者主夜夜者主臥陽者主上陰者主

下故陰氣積於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

陰陽相引故數欠又曰陽氣和利滿於心出於鼻

故爲嚏今曰爲腎之病者蓋腎屬乎陰故欠由之

足太陽之氣和利於心而太陽與腎爲表裏故嘵

由之觀口問篇下文有補足太陽眉上等語則知

陽氣爲太陽而嘵出於鼻故補眉上也眉上者攢

竹穴也縱陽氣爲衛氣亦由膀胱穴而上行之所

謂目張則上行於頭故必刺攢竹穴胃爲氣逆爲

噦爲恐蓋胃爲水穀之海故胃氣不和則氣逆按

靈樞口問篇岐伯曰穀入於胃胃氣上注於肺今

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於胃新故相亂真邪

相攻氣井相逆復出於胃故爲噦又按陰陽應象

大論曰腎在志爲恐又按此篇下文有曰精氣井

於腎則恐今以爲胃之病者蓋胃寒則噦起胃熱

則恐生何者胃熱則腎氣亦熱故爲恐也蓋腎者

胃之關也大腸小腸爲泄蓋大腸爲傳道之腑小

腸爲受盛之腑今受盛之氣既虛傳道之司不禁

故爲泄利之證也下焦者卽靈樞營衛生會篇上

中下之下焦也按營衛生會篇岐伯曰下焦者別

廻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故水穀者常井居於胃

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

王冰曰精氣謂火之精氣也肺虛而心精井之則
膽膀胱者腑病同臟臟病腑亦病也
張志聰曰五氣所病者五臟氣逆而爲病也嘵不
平之氣本經云所謂上走心爲嘵者陰氣而上走
於陽明陽明絡屬心故上走心爲嘵蓋此因胃氣
上逆於心故爲嘵肺爲欬者陰陽應象大論曰肺
在變動爲欬肝爲將軍之官在志爲怒肝氣欲達
則爲語診要終篇曰春刺冬分邪氣著臟病不
愈又且欲言語此言春令之肝氣不舒故也脾主
爲胃行其津液脾氣病而不能灌溉於四臟則津
液反溢於脾竅之口故爲吞嘵之證靈樞經曰陽
者主上陰者主下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
故數欠當瀉足少陰補足太陽蓋少陰之氣在下
病則反逆於上而欲引於下欲引於下則欠反逆
於上則嘵蓋腎絡上通於肺也穀入於胃乃傳之
肺而肺反還入於胃胃受肺之寒氣所逆而欲復
出於胃故爲噦胃之逆氣下井於腎則爲恐蓋腎
與胃癸亥相合也噦呃逆也噦噦車鑿聲言呃聲
之有輪序故曰噦大腸小腸受盛水穀變化糟粕
病則不能化物而爲泄矣下焦如瀆水道出焉病
也肝虛而餘臟精氣井之則善憂陰陽應象大論
過於喜則爲病也肺虛而餘臟精氣井之則善悲
也陰陽應象大論曰肝在志爲怒心在志爲喜脾
在志爲思肺在志爲憂腎在志爲恐今心虛而餘
臟之精氣皆井之則善喜蓋喜者同其所志而太
過者蓋思過則反畏也腎虛而餘臟精氣井之則
善恐是之爲五井者惟其本臟既虛而餘臟精氣
井之則本臟之志不能禁而失之太過者有之調
理以相井爲實蓋實亦爲病也

王冰曰精氣謂火之精氣也肺虛而心精井之則
爲喜靈樞經曰喜樂無極則傷魄魄爲肺神明心
火井於肺金也肝虛而肺氣井之則爲悲經曰悲
爲脾神明肝木井於脾土也腎虛而脾氣井之則
爲哀動中則傷魂魄爲肝神明肺金井於肝木也脾
虛而肝氣井之則爲憂經曰愁憂不解則傷意意
爲脾神明肝木井於脾土也腎虛而脾氣井之則
爲恐經曰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精爲腎神明脾土
爲畏經曰恐懼而不解則傷神神爲心主明腎水井於心火也此皆
思慮則傷神神爲心主明腎水井於心火也此皆
正氣不足而勝氣井之乃爲是矣

馬蒔曰此言五臟既虛故精氣井之則志不能禁
也陰陽應象大論曰肝在志爲怒心在志爲喜脾
在志爲思肺在志爲憂腎在志爲恐今心虛而餘
臟之精氣皆井之則善喜蓋喜者同其所志而太
過者蓋思過則反畏也腎虛而餘臟精氣井之則
善恐是之爲五井者惟其本臟既虛而餘臟精氣
井之則本臟之志不能禁而失之太過者有之調
理以相井爲實蓋實亦爲病也

張志聰曰五精所井謂五臟之精氣相井也井於
心則喜蓋多陽者多喜心爲陽臟陰精井之故喜
經曰神有餘則笑不休井於肺則悲者肝悲哀動
憂井於脾則畏井於腎則恐是謂五井虛而相井者
官決斷出焉惟決斷無私秉正疾邪故病爲怨陰
陽應象大論曰肝在志爲怒而此云然者以其與

五精所井精氣井於心則喜井於肺則悲井於肝則

憂井於脾則畏井於腎則恐是謂五井虛而相井者
也

中則傷肺虛而肝氣并於肺故悲并於肝則憂者憂愁不解則傷意肝虛而脾氣并於肝則恐也并於脾則畏者恐懼不解則傷精脾虛而腎氣并於脾故畏也并於腎則恐者本經曰所謂恐如人將捕之者陰氣少陽氣入陰陰陽相薄故恐也蓋心腎爲水火陰陽之主宰是以心虛而陰精并之則喜腎虛而陽氣并之則恐此水火二氣上下交并其餘三臟皆所勝之氣相并所謂氣不及則所勝妄行徐公遐日有精相并者有氣相并者故

首提曰精氣謂五惡惡去聲五臟所惡心惡熱肺惡寒肝惡風脾惡濕腎惡燥是王冰曰心惡熱熱則脈濶渴肺惡寒寒則氣畱滯肝惡風風則筋燥急脾惡濕濕則肉痿腎惡燥燥則精竭涸楊上善云肺惡燥今言肺惡寒腎惡燥者燥在於秋寒之始也寒在於冬燥之終也肺在於秋以肺惡寒之甚故言其終腎在於冬腎惡不甚故言其始也

馬時曰此言五臟各有其液也飲食入胃其精微之氣有所化而爲液者在心爲汗故得熱則汗出心氣有餘也在肺爲涕故鼻爲肺之竅涕出於肺也在肝爲淚故目爲肝之竅淚注於目也在脾爲涎故唇口主脾者涎出於脾也在腎爲唾故齒爲骨類者唾生於齒也是謂五臟之液也張志聰曰水穀入口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五臟受水穀之津淖注於外竅而化爲五液心主血汗乃血之液也出於肺竅之鼻而爲涕出於肝竅之目而爲淚出於脾竅之口而爲涎腎絡上貫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舌下廉泉玉英上液之道也故腎爲唾經曰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又曰五液者腎爲水臟受五臟之精而藏之腎之液復入心而爲血入肝爲淚入肺爲涕入脾爲涎自入爲唾是以五液皆鹹

王冰曰病謂力少不自勝也皇甫士安云鹹先走腎此云走血者腎合三焦血脈雖屬肝心而爲中火五行之所生也五臟之氣喜於生化故本氣自勝者惡之三臟惡本氣之勝肺惡腎之寒腎惡火張志聰曰金木水火土五臟之本氣也風寒熱燥火

之燥此亦陰陽變換之道而肺腎子母之氣互爲本末也五臟化液心爲汗肺爲涕肝爲淚潤於鼻竅也脾爲淚流於眼目也腎爲涎溢於唇口也腎爲唾生於牙齒也

王冰曰心爲汗泄於皮腠也肺爲涕潤於鼻竅也肝爲淚流於眼目也脾爲淚溢於唇口也腎爲唾也在肝爲淚故目爲肝之竅涕出於肺也在肺爲涕故鼻爲肺之竅汗出於心也在腎爲唾故唇口主脾者涎出於脾也在腎爲唾故齒爲骨類者唾生於齒也是謂五臟之液也張志聰曰水穀入口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五臟受水穀之津淖注於外竅而化爲五液心主血汗乃血之液也出於肺竅之鼻而爲涕出於肝竅之目而爲淚出於脾竅之口而爲涎腎絡上貫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舌下廉泉玉英上液之道也故腎爲唾經曰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又曰五液者腎爲水臟受五臟之精而藏之腎之液復入心而爲血入肝爲淚入肺爲涕入脾爲涎自入爲唾是以五液皆鹹

王冰曰骨肉陰靜故陽氣從之血脉陽動故陰氣乘之夏陽氣盛故陰病發於夏冬陰氣盛故陽氣

焦之道故鹹入而走血也苦走心此云走骨者水火相濟骨氣通於心也甘走肉酸走筋是皆爲行其氣速故不欲多食多食則病甚故病者無多食病禁苦腎病禁甘名此爲五裁楊上善云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也必自裁之名曰五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發於冬各隨其少也

馬蒼曰此言五臟之病各有所發也陰經之病發之在骨與肉以骨屬足少陰肉屬太陰也陽經之病發之於血以血生於營氣營氣屬陰陰不勝陽故陽經有病而血隨以病焉冬時陰氣盛故陽病發於冬以陽不能敵陰也夏時陽氣盛故陰病發於夏以陰不能敵陽也

張志聰曰承上文而言五臟之病各有所發腎爲陰臟在體爲腎故腎陰之病而發於骨心爲陽中之太陽在體爲脈故心陽之病而發於血脉爲陰中之至陰在體爲肉是以太陰之病而發於所主之肌肉肝爲陰中之少陽逆冬氣則奉生者少春爲瘡厥故肝臟之陽病發於冬肺爲北臟逆夏氣則奉收者少秋爲瘡瘍故肺臟之陰病而發於夏也夫所謂陽病發於骨陰病發於血者即謂神論之所謂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沈之義此因本氣自傷而爲病也曰陽病發於冬陰病發於夏者因所生之母氣逆而爲病也陰陽之運推變無窮若膠執於心腎發於骨血肝肺發於冬夏又不可與論陰陽矣是謂五發謂五臟皆有所發之處各有所發之因五邪所亂邪入於陽則狂邪入於陰則痹搏陽則爲瘡疾搏陰則爲瘡陽入之陰則靜陰出之陽則怒是謂五亂

王冰曰邪居於陽脈之中則四支熱盛故爲狂邪入於陰脈之內則六經凝泣而不通故爲痹邪內搏於陽則脈流薄疾故爲上癲之疾邪內搏於陰脈得長夏脈名曰陰出之陽病善怒不治是謂五五邪所見春得秋脈夏得冬脈長夏得春脈秋得夏

則脈不流故令瘡不能言陽入之陰則靜陰出之陽則怒隨所之而爲疾也

馬蒼曰此言五臟之邪各有所亂也邪氣不入於陰而入於陽則陽邪有餘而爲狂生氣通天論曰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邪氣不入於陽而入於陰則陰邪有餘而爲瘡故經脈不通而成瘡瘍也靈樞九鍼論曰邪入於陽則爲癲疾蓋陽脈搏擊則陽主上升故項巔自疾也又曰邪入於陰轉則爲瘡今曰搏陰則爲瘡蓋陰脈搏擊則陰氣爲邪所傷故轉則爲瘡也陽脈之邪入於陰經則其病也靜陰脈之邪出於陽經則其病也怒是因氣亂而爲病也遂以五亂名之

張志聰曰此言正氣爲邪氣所亂也邪入於陽則陽盛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又四支爲諸陽之本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熱盛於身則棄衣欲走也陽盛則使人罵詈不避親疎也病者閉也痛也邪入於陰閉而不行則留著而爲痹痛之證故曰病在陽者名曰風病在陰者名曰痹方盛衰論曰氣上不下頭痛巔疾蓋邪氣與陽氣搏擊於上則爲頭痛巔頂之疾足之少陰上繫於舌絡於橫骨終於會厭邪搏於陰則會厭不能發發不能下至其開闔不致故爲瘡陽分之邪而入之陰則病者靜蓋陰盛則靜也陰分之邪而出入之陽則病者多怒蓋陽盛則怒也五亂謂邪氣亂於五臟之陰陽

邪皆同命死不治

馬蒼曰此言五臟之邪有所見之脈也春得秋脈金丸木也夏得冬脈水丸火也長夏得春脈木丸土也秋得夏脈火丸金也冬得長夏脈土丸水也是謂五邪皆同名曰死不治耳

張志聰曰夫五邪之亂於陰陽者亂五臟陰陽之氣也正氣爲賊邪所傷則五邪之勝氣外見於脈矣如春弦夏鈎秋毛冬石五臟陰陽之正氣也反得所勝之脈者邪賊盛而見於脈也夫內爲陰外爲陽在內五臟爲陰在外皮肉絡脈爲陽在內所傷之臟氣而外見於脈故名曰陰出之陽邪出於脈則血有餘經曰血有餘則怒此正氣爲邪氣所勝故爲不治所謂不治者謂五脈皆爲邪勝也如五臟之氣爲邪所勝見四時相尅之脈皆爲死不治矣

五臟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是謂五臟所藏

王冰曰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是謂五臟各有所藏之神也按靈樞本神篇黃帝曰何爲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岐伯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

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神之所藏在心以神屬陽心爲牡臟故藏之魄之所藏在肺以魄屬陰肺爲牝臟

故藏之魂之所藏在肝以肝屬陽肝爲牡臟故藏之意之所藏在脾以脾在志爲思惟意者心之所之故藏之志之所藏在腎以志者心之所立也志主於堅腎主作強故藏之是謂五臟所藏也

張志聰曰臟者藏也主藏而不瀉也經曰兩精相搏謂之神是神乃陰精所生而藏於心臟魄乃陰精所生肺爲陰臟故主藏魄肝爲陽臟故主藏魂

心生血脈血生脾故心所之之意而藏於脾也神生於精志生於心亦心腎交濟之義是爲五臟所藏之神也朱末年曰所生之來謂之精又曰神者水穀之精氣也是先天所生之精與後天水穀之精而生此神故曰兩精相搏

五臟所主心主脈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肉腎主骨是謂五主

王冰曰心主脈壅遏榮氣應息而動也肺主皮包

裏筋肉間拒諸邪也肝主筋束絡機關隨神而運也脾主肉覆藏筋骨通行衛氣也腎主骨張筋化髓幹以立身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之所主也

張志聰曰五臟在內而各有所主之外合心主血故所主在脈肺主氣氣主皮毛故肺合皮肝生於腎筋生於骨故在臟爲肝在體爲筋五臟元真之

氣通會於肌肉腠理脾氣通於五臟故所主在肉腎藏精髓而注於骨故所主在骨是謂五主謂人身之皮疇形層各屬五臟之所主

五勞所傷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是謂五勞所傷

王冰曰久視傷血勞於心也久臥傷氣勞於肺也久坐傷肉勞於脾也久立傷骨勞於腎也久行傷筋勞於肝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所勞各有所傷也

張志聰曰勞謂太過也上古之民形勞而不倦久視損神故傷血久臥則氣不行故傷氣脾喜運動故久坐傷肉久立則傷腰腎膝脛故傷骨行走罷極則傷筋是五勞而傷五臟所主之血氣筋骨

五脈應象肝脈弦心脈鈎脾脈代肺脈毛腎脈石是謂五臟之脈

王冰曰弦者曳虛而滑端直以長也鈎者如鈎之偃來盛去衰也代者曳而弱也毛者輕浮而虛如羽毛也石者沈堅而博如石之投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之脈象也大義見玉機真臟論中

張志聰曰五臟之脈以應四時五行之象肝脈弦

象木體之條達也心脈鈎象火炎盛而秒則環轉如鉤脾脈代象四時之更代也秋令清肅故象羽毛之清虛腎脈石象石之沈水也夫九候之道必先定五臟五脈審辨其五實五虛而後立五法調五味以治之故此篇宣明五臟之氣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二十四卷 目錄

醫部彙考十四

黃帝素問十四 血氣形志篇第二十四 全形論篇第二十五 賀命
明論篇第二十六 八正神

張志聰曰夫氣爲陽血爲陰腑爲陽臟爲陰臟腑陰陽雌雄相合而氣血之多少自有常數如太陽多血少氣則少陰少血多氣少陽少血多氣則厥陰多血少氣陽有餘則陰不足陰有餘則陽不足此天地盈虛之常數也惟陽明則氣血皆多蓋血氣皆生於陽明也

藝術典第三十四卷

醫部彙考十四

黃帝素問十四

血氣形志篇第二十四

馬蒔曰內有血氣多少形志苦樂等義故名篇

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少血多氣陽明常多氣多血少陰常少血多氣厥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氣少血此天之常數

馬蒔曰此言陰陽各經有血氣之多少乃天生人

之常數也其間有氣血多少不同太陽者手太陽

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其血多其氣少少陽者手

少陽三焦經足少陽膽經其血少其氣多陽明者

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其氣血俱多少陰者

手少陰心經足少陰腎經其血少其氣多厥陰者

手厥陰心包絡經足厥陰肝經其血多其氣少太

陰者手太陰肺經足太陰脾經其氣多其血少此

雖人之常數實天有陰陽太少所生故曰此天生人之常數也

足太陽與少陰爲表裏少陽與厥陰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是謂足陰陽也手太陽與少陰爲表裏是謂手之太陽與心主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是謂手之少陽與心主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是謂手之陰陽也今知手足陰陽所苦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後瀉有餘補不足

王冰曰先去其血謂見血脉盛滿獨異於常者乃去之不謂常刺則先去其血也

馬蒔曰此言手足各有陰陽兩經爲之表裏也表

裏者內外也足太陽者膀胱也足少陰者腎也膀胱之井榮俞原經始於足小指之外側腎之井

榮俞經合始於足心故皆稱曰足膀胱爲腑故曰

表腎爲臟故曰裏是手陽明與太陰爲表裏者如此

乃所以爲手之陽經陰經也今欲知手足陰經陽

經所苦之疾果在何經乃去其所苦如肝苦急心

苦酸脾苦濕肺苦氣上逆腎苦燥之類又伺其所

欲如肝欲散心欲更肺欲收脾欲燥腎欲堅之類

然後於有餘之經而瀉之不足之經而補之則用

鍼之道盡矣

張志聰曰夫手有三陰三陽足有三陰三陽以合

十二經脈陰陽並交表裏相應是以聖人持診之

道先後陰陽而持之診合微之事追陰陽之變章

五中之情取虛實之要知此乃足以診如切陰不

得陽診消亡得陽不得陰守學不湛是故臟腑陰

陽相爲表裏此皆診候之要不可不知知所苦者

知邪病在手足之何經也先去其血除宛陳也宛

陰者心也小腸之井榮俞原經合始於手小指外側之端心之井榮俞原經合始於手小指內之端故皆稱曰手小腸爲腑故曰表心爲臟故曰裏是手太陽與少陰爲表裏者如此手少陽者三焦也手厥陰者心包絡經也三焦之井榮俞原經合始於手第四指之端心包絡經之井榮俞原經合始於手中指之端故皆稱之曰手太陽與心主爲表裏者蓋包絡居心之下代心主以行事心不受邪而治病者亦治手心主故卽稱之曰心主三焦爲腑故曰表心主爲臟故曰裏是手少陽與心主爲表裏者如此手陽明者大腸經也手太陰者肺也大腸之井榮俞原經合始於手次指之端肺之井榮俞原經合始於手大指之端故皆稱曰手大腸爲腑故曰表肺爲臟故曰裏是手陽明與太陰爲表裏者如此乃所以爲手之陽經陰經也今欲知手足陰經陽經所苦之疾果在何經乃去其所苦如肝苦急心苦酸脾苦濕肺苦氣上逆腎苦燥之類又伺其所欲如肝欲散心欲更肺欲收脾欲燥腎欲堅之類然後於有餘之經而瀉之不足之經而補之則用鍼之道盡矣

陳去則無所苦矣伺之所欲者伺其欲散欲更欲緩欲收蓋必先定五臟之病五臟已定九候已備而後乃存鍼有餘者邪氣盛也不足者精氣奪也有餘則瀉之不足則補之

欲知背俞先度其兩乳間中折之更以他草度去半已卽以兩隅相拄也乃舉以度其背令其一隅居上齊脊大椎兩隅在下當其下隅者肺之俞也復下一度心之俞也復下一度左角肝之俞也右角脾之俞也復下一度腎之俞也是謂五臟之俞灸刺之度也

余音輸度如字令平聲

王冰曰度量也以草量乳間四分去一使斜與橫等折爲三隅以上隅齊脊大椎則兩隅下當肺俞也復下一度謂以上隅齊脊三椎心俞也靈樞經及中誥咸云肺俞在三椎之旁心俞在五椎之旁肝俞在九椎之旁脾俞在十一椎之旁腎俞在十四椎之旁尋此經草量之法則合度之人其初度兩隅之下約當肺俞再度兩俞之下約當七椎七椎之旁乃鬲俞之位此經云左角肝之俞右角脾之俞與中誥等經不同又四度則兩俞之下約當九椎九椎之旁乃肝俞也經云腎俞未究其源馬時曰此言五臟有俞而有度之法也背俞卽下文五臟俞也屬足太陽膀胱經以其在背故總名之曰背俞也言人欲知背中五臟之俞者當先度其兩乳之間居中相半摺之正膻中也其中豎起分爲三隅之象另以他草量其去半之中卽對半摺之乃以兩頭對豎下之兩隅所謂以兩隅相拄也其兩隅當以三寸爲闊則各俞正合去脊一寸

十五分之一度乃舉此草以度量其背令其一隅居上齊脊中之大椎穴又名百勞係督脈經穴居於項骨之下平肩取之兩隅在下當其下之兩隅者卽肺俞也在三椎之旁左右各開一寸五分復下一度將上隅拄第三椎間卽肺俞之中央其下兩隅之穴卽心俞也復下一度將上隅拄第五椎間其下兩隅左角爲肝俞穴右角爲脾俞穴復將上隅拄第七椎間其下兩隅乃腎俞穴也是謂五臟之俞欲灸五俞者可以是法爲準矣按兩隅左右各開一寸五分宜爲膈俞穴乃第七椎旁今云肝俞穴脾俞穴者誤也腎俞在第十四椎之旁各開一寸五分此宜爲肝俞今曰腎俞者亦誤也張志聰曰此論取五俞之法五臟之俞皆在於背蓋九鍼九候之道先以五臟爲主俞輪同五臟血氣輸轉布也吳鶴臯曰此取五臟俞法與甲乙經不合蓋古人別爲一法者也

音辨形樂志苦病生於脉治之以灸刺形樂志樂病生於肉治之以鍼石形苦志樂病生於筋治之以熨引形苦志苦病生於咽嗌治之以甘藥形數驚恐經絡不通病生於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藥是謂五形志也

樂音辨

王冰曰形謂身形志謂心志細而言之則七神殊守通而論之則約形志以爲中外爾然形樂謂不甚勞役志苦謂結處深思不甚勞役則筋骨平調結處深思則笑衛乖否氣血不順故病生於脉焉夫盛瀉虛補是灸刺之道猶當去其血絡而後調之故上文曰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同

之所欲然後瀉有餘補不足則其義也志樂謂悅憚忘憂也然筋骨不勞心神悅憚則肉理相比氣道溝填衛道佛結故病生於肉也夫衛氣流滿以鍼瀉之結聚曠血石而破之石謂石鍼則砭石也今亦以銻鍼代之形苦謂修業就役也然修業以爲就役而作一過其用則致勞傷勞用以傷故病嗌也宣明五氣論曰精氣升於肝則憂奇病論曰肝者中之將也取決於膽咽爲之使也驚則脉氣併恐則神不收脉併神游故經絡不通而爲不仁者所以養正祛邪調中理氣故方之爲用宜以此焉醪藥謂酒藥也不仁謂不應其用則瘡瘍矣馬蒭曰此以下五節言病由有不同而治之者必異其法也世有身形快樂而心志則苦故病生於脉者以心主脉也當灸刺隨宜以治之世有身形快樂而心志亦然逸居飽煖無所運動肉理相比而衛氣怫結病生於肉宜以石爲鍼而刺之世有身形勞苦勤於事務而志則無慮故苦傷筋者病生於筋當用藥以熨之導引以疏之可也世有形體已苦心志亦苦故病生於咽嗌靈樞經脈篇心系挾咽系目膽爲決斷者不遂所以咽嗌爲病當治之以甘藥世有形體勞苦數受驚恐則志亦不知寒熱痛癢也當治以按摩及飲之以酒藥使

張志聰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形樂志苦形樂志

樂貴人也形苦志樂形苦志苦常人也所謂更貴

更賤以知死生以決成敗也金匱要略曰血痹病

從何得之師曰夫尊榮人骨弱肌膚盛困疲勞

汗出臥不動搖加被微風遂得之宜引鍼引陽

氣令脈緊去則愈蓋形樂則肌膚盛肌膚盛則陽

氣留於陰也久陽不在表則邪直傷於陰志苦則

傷神神傷則血脉虛而邪氣易入故病生於脉也

宜灸以啓留陷之陽宜刺以去血脉之病若形樂

志樂則過於安逸矣過於安樂則神機不轉氣血

由是翳畱故病生於肉治之宜以鍼石引而通之

也勞苦其形則傷筋志逸而樂則血脉未嘗受病

故治之以熨烙導引使血脉榮養於筋則就安矣

形苦志苦謂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則陰陽氣

血皆傷矣夫嗌主天氣咽主地氣天者陽氣地者

陰氣此陰陽氣血皆傷故病主咽嗌是宜甘藥以

調其脾胃焉終始篇曰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

瀉陰則陽脫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

如此者弗灸驚則氣亂恐則氣下者蓋血隨氣行

氣數亂逆則經絡不通榮衛不行故病生於不仁

布衣有此五者之形志也

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血惡血
刺太陰出氣惡血刺少陰出氣惡血刺厥陰出血惡

氣也

惡去

王冰曰明前三陰二陽血氣多少之刺約也
馬蒔曰此承首節而言刺各經者須知出氣出血

不可不慎也上文言陽明常多氣多血故刺手足

陽明經者井血氣而出之無害也太陽常多血少

氣故刺手足太陽經者當出血而惡氣不可使氣

之或出也少陽常少血多氣故刺手足少陽經者

當出氣而惡氣不可使血之或出也太陰常多氣

少血故刺手足太陰經者當出氣而惡血不可使

血之或出也少陰常少血多氣故刺手足少陰經

者當出氣而惡血不可使血之或出也厥陰常多

血少氣故刺手足厥陰經者當出血而惡氣不可

使氣之或出也由此觀之則太陽厥陰均當出血

惡氣少陽太陰少陰均當出氣惡血惟陽明則氣

血皆出也

張志聰曰此言六經之氣血各有多少宜從其多

者而去之蓋邪在氣分者可從血出邪在血分者

可從氣出此論氣血之常數鍼刺之常法也鍼經

曰刺榮者出血刺衛者出氣靈樞經水篇曰十

二經之多血少氣與其少血多氣與其皆多血氣

與其皆少血氣皆有大數其治以鍼艾各調經氣

固其常有合足陽明五臟六腑之海也其脉大血

多氣甚熱壯刺此者不深不散不畱不滯也足陽

明刺深六分畱十呼足太陽深五分畱七呼足少

陽深四分畱五呼足太陰深三分畱四呼足少陰

深一分畱三呼足厥陰深一分畱一呼手之陰陽

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血惡血

刺太陰出氣惡血刺少陰出氣惡血刺厥陰出血惡

氣也

惡去

王冰曰明前三陰二陽血氣多少之刺約也

馬蒔曰此承首節而言刺各經者須知出氣出血

寶命全形論篇第二十五

馬蒔曰篇內首節有盡欲全形故名曰寶命者以

次節有懸命蓋非寶惜天命其形難以全耳

黃帝問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

之氣生四時之法成君王衆庶盡欲全形形之疾病

莫知其情留淫日深著於骨髓心私慮之余欲鍼除

其疾病爲之奈何岐伯對曰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

器津泄絃絕者其音嘶敗木敷者其葉發病深者其

聲嘵人有此二者是謂壞腑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聲去

王冰曰天以德流地以氣化德氣相合而乃生焉

易曰天地繙緝萬物化醇此之謂也則假以溫涼

寒暑生長收藏四時運行而方成立貴賤雖殊然

其寶命一矣故好生惡死者貴賤之常情也虛邪

之中人微先見於色不知於身有形無形故莫知

情狀也留而不去淫衍日深邪氣襲虛故著於骨

髓帝矜不度故請行其鍼鹹謂鹽之味苦浸淫而

潤物者也夫鹹爲苦而生鹹從水而有水也潤下

而苦泄故能令器中水津液潤滲焉凡虛中而

受物者皆謂之器其於體外則謂陰囊其於身中

所同則謂膀胱矣然以病配於五臟則心氣伏於腎中而不去乃爲是矣何者腎聚水而味鹹心合火而味苦苦流汗液鹹走胞囊火爲水持故陰囊

之外津潤如汗而滲泄不止也凡鹹之爲氣天陰則潤在上則浮在人則囊濕而皮膚剝起陰囊津泄而脉絃絕者診當言音嘶敗易舊聲爾何者肝氣傷也肝氣傷則金本缺金本缺則肺氣不全

肺主音聲故言音嘶嗄木敷者其葉發言木氣散於肺布外榮於所部者其病當發於肺葉之中也何者以木氣發散故也平人氣象論曰臟真散於肝肝又合木也嘯謂聲濁惡也肺藏惡血故聲嘯腑謂胷也以肺處胷中故也壞謂損壞其腑而取病也三者謂脈絃絕肺葉發聲濁嘯也病內潰於肺故毒藥無治外不在於經絡故短鍼無取是以絕皮傷肉乃可攻之以惡血久與肺氣交爭故當血見而色黑也楊上善云欲知病微者須知其候鹽之在於器中津液洩於外見津而知鹽之有鹹也聲嘶知琴瑟之絃將絕葉落者知陳木之已盡舉此三物衰壞之微以比聲嘯識病深之候人有聲嚦同二譬者是爲腑壞之候中腑壞者病之深也其病既深故鍼藥不能取以其皮肉血氣各不相得故也林億曰詳上善作此等注義方與黃帝上下問答義相貫穿王氏解鹽鹹器津義雖淵微至於注絃絕音嘶木敷葉發殊不與帝問相協考之不若楊義之得多也

馬蒼曰此帝欲用鍼以除民病而伯以病有難治者告之也試觀鹽在器中其味甚鹹而味鹹者潤故器外之津泄焉又觀琴瑟之絃幾於絕者其音嘶敗而無足聽焉又觀木之已敷者當秋冬之間其葉飄發而墮落焉凡此皆物類之日久傷潰使然也況於人乎是以病深者其聲嘯按靈樞經口問篇以嘯出於胃正以胃爲五臟六腑之大原胃既受病嘯斯發焉今人病至於嘯而有類於三者之勢是謂大腑壞矣當是時也毒藥不能施其力

短鍼無以庸其巧其皮粗絕其肉內傷血與氣爭而血色變黑雖欲藉鍼以全形烏可得哉張夢聰曰此言臟腑經絡皆由胃氣之所資生如胃氣已敗雖毒藥無所用其功鍼石無所施其力欲寶命全形者當先養其胃氣焉夫鹽之味鹹者性本潤下如置之器中其氣上升令津泄澤於器之上如絃欲絕者其音必先嘶敗如木氣敷散其葉落發生此三者以其有諸內而形諸外以比嘯之腑壞而後發於音聲夫嘯有三因如因肺氣逆而欲復出於胃者橘皮竹茹湯主之此嘯之逆證也如嘯而腹滿當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而愈者此嘯之實證也如有此三者之比而其聲嘯者嘯之敗證也此因病深而胃腑已壞雖毒藥無可治其內短鍼無可取其外此皆皮毛焦絕肌肉損傷而氣血爭爲腐敗矣黑者腐之色也朱永年曰金匱要略云六腑氣絕於外者手足寒上氣脚縮五臟氣絕於內者利不禁手足不仁此嘯之壞證也所謂壞腑者言病深而五臟六腑血氣皮肉俱已敗壞也

帝曰余念其痛心爲之亂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聞之以爲殘敗爲之奈何岐伯曰夫人生於地懸斷敗而無足聽焉又觀木之已敷者當秋冬之間其葉飄發而墮落焉凡此皆物類之日久傷潰使然也況於人乎是以病深者其聲嘯按靈樞經口問篇以嘯出於胃正以胃爲五臟六腑之大原胃既受病嘯斯發焉今人病至於嘯而有類於三者之勢是謂大腑壞矣當是時也毒藥不能施其力

王冰曰殘敗言忘心涉於不仁致慊於黎庶也形假物成故生於地命惟天賦故懸於天德氣同歸故謂之人也靈樞經曰天之在我者德地之在我者氣德流氣薄而生者也然德者道之用氣者生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浮沈於生長之門也知萬物之根本者爲父母四氣調神大論曰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氣也如人之子節謂節氣外所以應十二月內所以主十二經脉也寒暑有盛衰之紀虛實表多少之殊故人以虛實應天寒暑也人天地常育養之故謂曰天之子節謂節氣外所以應十二月內所以主十二經脉也寒暑有盛衰之紀虛實表多少之殊故人以虛實應天寒暑也人能常應順天地陰陽之道而修養者則合四時生長之宜能知十二節氣之所遷至者雖聖智亦不能欺侮而奉行之也存謂心存法謂欠吟嘆呼毫在目言細必察也八動謂八節之風變動五勝謂五行之氣相勝立謂當其王時變謂氣至而變易知是三者則應効明著速猶影響皆神之獨出獨入亦非鬼靈能召遣也

馬蒼曰此帝念民病不除則民怨必深而伯言能達天人之理者斯可以與其能也更代者病離人身如更代而去也伯言人合天地以生則天之理吾之理一也故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爲之父母愛之育之如親之視子也天有陰陽陰陽有寒暑人有十二經脈之節十二節有虛實吾於天而經理其天地陰陽之化不失乎四時以應之吾於人而知其十二節之理有合於天地陰陽四時之妙則雖聖智不能欺之也八節之風有所變動彼則存